



台灣調查時代 1



鳥居龍藏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 探險台灣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 探險台灣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鳥居龍藏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遠流出版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 初版 --  
臺北市：遠流，1996年（民85）  
面； 公分。--（臺灣調查時代；1）

ISBN 957-32-2852-1（平裝）

1. 臺灣原住民--調查

536.29

85006251



台灣調查時代1

**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原 著——鳥居龍藏 譯 註——楊南郡

總策劃——莊展鵬 副主編——林皎宏 美術主編——唐亞陽

副總編輯——黃盛璘 資深美編——陳春惠 圖片翻拍——蔡沂均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65-3707 傳真：(02) 365-7979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輸出印刷——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8月20日 初版一刷 1997年1月10日 一版三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45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1996遠流出版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852-1

# 探險台灣

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鳥居龍藏 原著

楊南郡 譯註



遠流出版公司

## 【目次】

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 .....	楊南郡 .....	五
總序 .....	劉斌雄 .....	三七
譯者序 .....		四三
凡例 .....		四七

### 第一篇 序論 ..... 四九

人類學研究・台灣的原住民（一）序論 .....	五〇
-------------------------	----

### 第二篇 第一次調查旅行 ..... 一三一

台灣的人類學調查 .....	一三二
台灣通信（一）致《德島日日新聞》的信 .....	一三三
台灣通信（二） .....	一三六
台灣通信（三） .....	一三七
台灣通信（四） .....	一三八
台灣東部各蕃族及其分布 .....	一四〇
關於台灣東部諸蕃族 .....	一九一
台灣東部的平埔種族 .....	二三〇

### 第三篇 第二次調查旅行 ..... 二三九

台灣通信（五） .....	二四〇
台灣通信（六）致坪井正五郎的信 .....	二四二
台灣通信（七）紅頭嶼行之一 .....	二四六
台灣通信（八）紅頭嶼行之二 .....	二五〇

### 第四篇 第三次調查旅行 ..... 二七一

台灣通信（九）鳥居龍藏氏的蕃人調查 .....	二七二
台灣通信（十）台灣東南部的人類學探險 .....	二七五

台灣南部蕃社探險談 ..... 二八二

## 第五篇 第四次調查旅行 ..... 三〇一

台灣通信（十一）	三二
台灣通信（十二）	三九
台灣通信（十三）新高山地方過去與現在的住民	三一五
台灣蕃地探險談	三二三
台灣通信（十四）埔里社方面所調查的人類學事項	三四五
台灣通信（十五）	三五六
台灣中央山脈之橫斷	三五七

## 第六篇 其他台灣之行 ..... 四一九

鳥居龍藏講師任台灣總督府囑託負責生蕃之調查	四二一
台灣通信（十六）鳥居龍藏講師台灣通信	四二一

## 〈附錄〉 ..... 四二五

里程換算表	四二六
鳥居龍藏年譜	四二七
鳥居龍藏有關台灣著作總目錄	四三七

## 〈附圖〉

鳥居龍藏前四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鳥居龍藏第一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鳥居龍藏第二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鳥居龍藏第三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鳥居龍藏第四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鳥居龍藏另一次台灣調查路徑示意圖



# 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

楊南郡

年方二十六的鳥居龍藏在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奉東京帝國大學派令，到台灣進行人類學調查。調查計劃獲得國會撥出專款支持，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統治者對新近納入版圖的台灣，尤其是居住山上的族群種類與習性，感到有急需查明的必要。

百年前的台灣山地，究竟處於怎樣狀態？當台灣割讓之際，大清全權大使李鴻章對日方談判代表警告說：「台灣山上有生番，殊為難治。」沒有錯，清廷名義上領有台灣二百一十二年，但是一直把台灣視為「化外之地」，對於廣達四分之三台灣面積的山地，非常陌生，事實上是治權之所不及，而且對原住民只有敵意與畏懼的心理。

正因為台灣是學術研究的一塊處女地，鳥居前後多次來台，以徒步入山探險的方式，進行人類學的綜合性調查，收穫至為豐碩，百年來一直沒有人能在這一領域裡超越他。

他第一次踏上台灣土地時，平地到處有土匪出沒，使他不得不攜帶短槍出入於田野，而山上的原住民地區，則仍然處於各部族對立、互相爭戰的局面，是令人不寒而慄的馘首行爲與祥和的織布、製陶、歌舞並行的年代。鳥居果真遇到無數的危險，但是特立獨行的他，是怎樣克服危

險的呢？

以下分為幾個角度來分析、探討鳥居龍藏的個性與獨特的學術探險方法。

### 自古偉人多靠刻苦自修

「我沒有正式完成學校教育。小學二年級時遭受退學處分，以後是獨自在家自修小學至中學的課程、閱讀新出版的書中慢慢長大的。」

這是鳥居龍藏在其自傳裡的一段回憶。的確，鳥居從小就不喜歡上課。他念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已有很多次逃學回家的經驗，連續兩次留級，好不容易在第三年升二年級，卻只念幾個月就被退學了。其實，他喜歡讀書，只是不願意上學罷了。

同樣地，和他差不多同時來台灣調查族群與歷史，開創「台灣學」的先驅伊能嘉矩，也曾經在故鄉日本岩手縣念師範學校的時候，因為鬧學潮而被勒令退學，從此沒有再接受學校教育，只靠自學而成爲大學問家。兩人年少時遭遇相同，研究台灣學與人類學方面的成就，也達到別人無法望其項背的地位。

無獨有偶地，鳥居的恩師——東京帝大的首任人類學教授，同時也是日本人類學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博士，當年讀高等學校的時候，因為常常曠課去野外找石器遺物，而且功課不好，被留級過兩次。

坪井正五郎後來創辦東京人類學會，而伊能與鳥居來台以前，就師事坪井，成為人類學會的創始會員。

鳥居曾經豪語：「博覽群書，勝過教室內聽講！」他年少時，獨力學習德語、俄語、英語、馬來語、倭奴語，以及人類學、一般自然科學。當他從日本搭船來台的途中、甚至到蘭嶼調查的時候，也還在讀人種誌、探險記等書，如華勒士（Alfred Wallace）的《馬來諸島誌》、斯坦利（Henry M. Stanley）的《橫越黑色非洲大陸》。他的一生就是這樣，一邊工作，一邊不斷地充實自己。

這種博覽群書、刻苦自勵的習慣，伊能嘉矩也有。伊能來台調查的前後時間，都一直在學習清國官話、朝鮮語、倭奴語、馬來語、泰雅語，對於荷蘭、西班牙據台時期的文獻、清代的漢文史冊，也從未間斷地涉獵。

生在全面近代化、努力吸收新知的明治時代，像鳥居龍藏、伊能嘉矩、坪井正五郎這樣刻苦奮進的奇才，實在很多。單就鳥居在台灣投入學術探險的事蹟，就可以給明治維新的時代精神，作一合理解釋。

### 激發學術探險的萌芽

一八九〇年，二十歲的鳥居龍藏到東京遊學，適逢設於東京的德國協會正在舉行一場演講會，悼念偉大考古家舒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去世。鳥居聽了演講以後，興奮地說：「聽完丸山先生關於舒利曼的演講後，

心裡激動，發誓將來要學習我們這一代偉人的一生志業。這一場演講對我的一生有極大的影響。」

德國人舒利曼和鳥居一樣，自幼失學，獨自學習古代希臘史與希臘古文，傾注一生的精力與資金，發掘希臘史蹟特洛伊古城而聞名於世。所謂「舒利曼的志業」，簡單地說，就是憑自己的信念，為學術探險、為探索未知而奉獻一生。這一場演講真的是決定鳥居一生志向的契機。

鳥居最初在東京帝大當一名編制外的雇員，在人類學教室幫忙整理標本。這時候，剛從英、法兩國留學回國的恩師坪井正五郎，首次開人類學課程。據鳥居的回憶：「人類學教室內本科學生一個也沒有，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些其他科系的學生在旁聽。」鳥居決心苦學人類學，要像舒利曼那樣開創輝煌事業的心志，在東京帝大擔任卑微工作時，就開始萌芽了。

奉命來台灣以前，鳥居已涉獵過很多人類學開創者的書，如英國E. Tylor、法國的R. Verneau、德國Ratzel的巨著，同時對於少數的、率先進入台灣的探險家事蹟，也表現出興趣與關心。

日本據台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是開創台灣探險的關鍵年。這一年正月，陸軍中尉長野義虎首次闖入「台灣蕃界」，成為蕃界探險的第一號人物。同年五月二十六日，長野應邀演講「台灣島蕃地西蕃之探險」，當時鳥居也前去聽講。據主其事的東京地學協會所整理出版的演講

記錄，鳥居對於台灣原住民表示很大關心。他連珠砲似地向長野發問：「蕃人用什麼刀具？所用的是不是石器？刀身是不是用鋼鐵製造的？刀從那裡取得？是不是他們自己製造的？」身為情報參謀的長野，卻不慌不忙地給他滿意的解答。

這是距離鳥居於七月十五日首航台灣一個多月前的事情。由此可知，身負重任的鳥居，竟然在出發前夕，對台灣原住民的知識，仍非常有限，同時顯示他全心全力要瞭解台灣的積極態度。

### 來台灣的背景與動機

正逢學術探險時代的來臨，台灣這個學術界處女地，無疑地成為鳥居龍藏的理想舞台。

曾經在一九〇〇年與鳥居一起在台灣調查旅行九個月的森丑之助，在他一篇長文〈生蕃行腳〉裡，追憶二十五年前和鳥居、坪井正五郎兩人接觸時的感想。他引用了坪井的話：「台灣在地形和民俗方面還沒遭受劇烈變化的時候，正是慎重研究的最佳時機。」因為還保持原始未開狀態，才有人類學家甘冒種種危險來探索、研究。

在一九一〇年，鳥居回憶他初履台灣島的心中感觸：

台灣成為日本的新領土，與外來文明隔絕的原住民，不管是那一族，都頑強地堅守祖先所留傳的原始習俗，悍然拒退外來文明與他們接觸的任何意圖。……台

灣原住民正處於不幸的狀態，他們的處境值得我們憐憫，但是對於人類學者來說，他們正是展開於眼前的，令人驚嘆的研究領域啊。

鳥居又補充說，站在學術的立場，下面幾樣是亟需解明的關心事項：

- (一) 台灣原住民究竟屬於那些人種？
- (二) 他們最初從那裡遷來的？
- (三) 他們的習俗、食物、生活方式及社會結構是怎樣的呢？

這個時候，鳥居已開始透露自己的抱負和大無畏精神。第一年來台，船抵基隆港後，趁等候開往花蓮的船期空檔，他寫一封信給故鄉的《德島日日新聞》：

直到今天，幾乎沒有人對台灣的生蕃及熟蕃，作過學術研究。……一般人非常害怕台灣的氣候燠熱，我倒覺得無所謂，即使暑氣逼人，在涼風吹拂下就不覺得難熬。……在這個時候，台灣到處有土匪作亂，是不足以爲怪的。我們翻開各國的殖民歷史，可知治國之初土匪作亂數年或數十年，是必然的現象，因此，有志於研究台灣的人，根本不怕土匪。

### 來台調查時的交通與裝備

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鳥居龍藏先後多次來

台進行田野調查旅行，所累積的時間達兩年。除了來回日本、台灣間搭汽船，基隆、台北間與安平港、台南間分別搭過火車及馬車外，都是徒步跋涉於山地。有一次，他從埔里到頭社調查，隨行一名陸軍軍官要讓他騎馬，他卻因為曾在千島群島調查時有過落馬的經驗而婉拒了。

關於交通工具，比鳥居早半年來台的伊能嘉矩稍為不同。伊能在山地調查也以徒步為主，但是，可能是總督府學務局成員的身份，或在平地上土匪頻頻出沒的關係，他常常利用轎子旅行。（有一次從大巴塱往花蓮時，坐四人抬的竹轎，由二十五名全副武裝的阿美族護衛。）伊能很隨和，也曾經讓台東卑南族安排，坐牛車從台東沿著花東縱谷，到達位於今花蓮縣光復鄉的大巴塱大社。

那麼，鳥居的服裝、裝備是怎樣的呢？從他的同伴森丑之助所拍的照片看來，鳥居為了配合亞熱帶地區旅行的方便，留著平頭，腳下穿礦工鞋，打著綁腿防止蚊蟲的叮咬；上身著一件背心，寒冷時加穿一件亞麻質料的獵裝而已。他口袋裡有測定海拔高度的氣壓計、指北針、記事本和筆。肩膀上斜掛著一個旅行用皮箱，裡面裝著預先印好的體質測定表格、調查用紙以及一把護身的短槍。

根據森氏的描述，行李在平地都交給土人（漢人挑夫）挑，在山地旅行時，則交給「生蕃」揹著走。行李箱裡裝著採集石器、植物標本的器具、測定原住民體質的器具、給「生蕃頭目」的禮物（墨西哥銀元等）、一架笨重

---

的舊式攝影機、早期作爲底片用的玻璃乾板、換洗衣物、口糧及自用的碗筷等。



二十六歲的鳥居龍藏第一次來台調查時，與阿美族人合影。照片中的鳥居打著綁腿，腳穿礦工鞋。鏡頭內的鳥居博士，不是站著便是坐在地上。

外與西南邊疆，拍過無數的乾板照片，百年後仍能辨認的達一八二九張，其中的八三四張是台灣原住民的珍貴照片，占四五%，所占的比例相當大。

### 調查隊猶如百鬼晝行

森丑之助這位與鳥居龍藏齊名的探險家，在〈生蕃行

鳥居說，有一回他帶著六十個玻璃乾板上山，因爲太重了，一個負責挑玻璃乾板的挑夫以爲是銀子，偷看了一下，卻發現是黑亮的塊狀物，著實嚇了一跳。

調查隊當年的裝備，從今日的眼光看來，的確太齊全了。行李的多樣性，甚至超過登山者攜帶的全部裝備。

在考古學界，鳥居是第一個把攝影機應用於田野調查的人。他一生縱橫於台灣及中國大陸東北部、內蒙塞

腳〉一文裡，把當年調查隊在屏東縣排灣族的力里大社行腳的過程，描寫得淋漓盡致：

我們偕同一名懂得蕃語的通事黃漢生，以及一群背負行李的蕃人，從水底寮踏上入蕃路程。行李的內容是調查器具、採集標本的用具、換洗衣服、糧食，以及給蕃社的土產贈品。烏居氏和我肩膀上掛著旅行用皮箱、照相機等各種用具，活像日本古時候配備七件武器作戰的勇士「辨慶」。身後有披散著頭髮、頭上戴著鮮花頭飾的蕃人隨行，他們身著雲豹皮衣，腰跨蕃刀，刀鞘一律漆成紅色，背負著大行李。一行人之中，還有特別從枋寮派來擔任護衛的武裝警察六名，一共十六、七人，在蕃路上闊步而行。我們這一隊人的樣子簡直是一幅「百鬼畫行圖」。

我們在平地旅行的時候，很怕土匪襲擊，但是在生蕃地卻覺得很安全。上急坡的時候，執槍的警察頻頻停步擦汗，假裝在看風景。……一行人走到歸化門，烏居氏就趁機請警察隊回去。我們抵達力里大社的前幾天，一個社蕃在運送日本郵件的途中，被望嘉社蕃人馘首。抵達力里大社時，蕃人正準備一場復仇戰爭，堅持我們無論如何要參加作戰，因為這一次馘首事件，是由執行日本公務所引起的。我和烏居氏覺得依蕃人的情理，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但是覺得我們不能參戰，只好說好說歹，捐出一頭活豚做為祭典

的供品，解除了殺人的義務。

碰巧在同一時空的交接點，留辮子的漢人通事、穿礦工鞋的日人學者、持槍的警察與天真爛漫的排灣人在一起活動，並且為了復仇戰爭互動、讓步，好像是一幕熱鬧風趣的舞台劇。百年後的今天，那些和平與戰爭交錯的景象已不復見，山地平地化了，族群的原貌消失了，反而使我們有不勝懷念之情。

## 調查的次數與範圍

根據鳥居龍藏的自傳及年譜的記載，一般人都知道他先後一共四次來台，這四次都是由日本帝國議會撥款，東京大學理學部指派前來調查的。然而，少為人知的是，一九一〇年，當時的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也曾邀請當時已擔任東大人類學教室講師的鳥居龍藏再次來台，調查台灣原住民。前四次的調查旅行範圍，大概是這樣的：

第一次是從一八九六年七月至十二月，他從花蓮沿著花東縱谷南下，再從台東沿著東海岸北上，返回花蓮，調查了立霧溪、木瓜溪口的泰雅族，全區的阿美族、卑南族、東遷的平埔族與南遷的加禮宛族。

第二次是在一八九七年十月至十二月，由於同時受託於東京地學協會，以蘭嶼為主要調查對象。但是，鳥居還沒到蘭嶼以前，先在台北附近的基隆河挖掘圓山貝塚，也在基隆候船期間，調查位於基隆灣岸及社寮島（和平島）